

健康法門

紀一著

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7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健康法门:大佛功/纪一著. -

北京: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

版社, 1995. 1

ISBN 7-80069-104-7

I. 中… II. 纪… III. 气功,

健康法门—大佛功 IV. R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

(94) 第 15788 号

大佛功丛书·健康法门

纪 一 著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北里 2 号

邮政编码:100028

开本:850×1168 1/32 17.5 印张

字数:18 万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

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80069-104-7/Z·3

定价:26.00 元





张景文一

1976年2月并会到甘农村，曾经进城转过两次展览，现在一张也不见了。当年我2年，我19岁，杨俊娟的女摄影师问我二十几岁，我说21岁，被译成“38！”没想到她惊喜地用四川话说：“你这个北京人长得还不赖，你要有三十八，最多能看到三十四五！”从此，我叫“38”，没想到1996年1月16日，我货真价实地到了38岁时，给旁边一位文化界朋友边燕迎大姐赠礼：“你怎么长的？你今年看起来多大？”我说：“去年三十八，今年三十九。”

张景文二

照片还画上了，就是我的“杰作”，我画好很多，就是不知道没画，所以，到24岁时突然想起，连和说我42岁。



我是红一

张洪早年生活时，我是成都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新闻干事（副连或连长级别的）。我在部队立过九等功（3次三等功）。从这张照片上每一个读者都能看出我患有严重神经衰弱、中高度近视、严重毒病等，有读者曾与信问我：“你为什么在部队中停止红时要求转业？”因为身体太差，不像“钢铁长城”当的一块砖。



我是红一

这张照片是我1986年在《中国社会报》当记者时，采访天津著名作家郑荣平时的合影。郑荣平年长我10岁，却比我年轻，他除了眼睛看不见，身体非常健康，我跟他正好相反，疾病正慢慢地要彻底消灭我。

谁是纪一？

●我是纪一

从1970年至1988年，我当过农民、军人、记者，还是位不太出名的诗人，尽管我1982年凭着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300余首诗，加入了四川作家协会。

●我是纪一

从1988年至今，我是患病者、因病离职休养者、气功爱好者、生命文学的倡导者、畅销书作者，有海内外诸多报刊称我“大气功师”、“气功学家”、“生命文学家”、“特异作家”，我都愉快地接受了。正如有人骂我“大骗子”、“假气功师”、“伪作家”、“走火入魔”，我也愉快地接受了。

因为捧我的、骂我的，尤其是骂我的人，多数没有见过我本人。正如捧杀、骂杀都是杀，捧是爱，骂也是爱。不知道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容易被人关怀？比如我并不风流，却有很多“韵事”风传于耳；并不出名，却有许多“轶事”满面春光。



陈伯吹

幸一身校过书，信义还是农民。尽管三千年前，我的家族是绝
对信奉《圣经》的，皇朝前姓，但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……传下来
的话是叫“明是庄稼人”、庄稼人的英雄，我不一定都有；庄稼人的
品德，我都有。所以，我一天都不敢忘记修身自身，为我“随地时歌”
的功德，足足读了三千年前。



我是范一

1988年，我和河东编剧范范合作编剧《小领导》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河南各州拍摄，我因身体病弱被人扶着参加了开拍式。我的住处是北京牛街艺术家协会主席张永禄，右边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郑晓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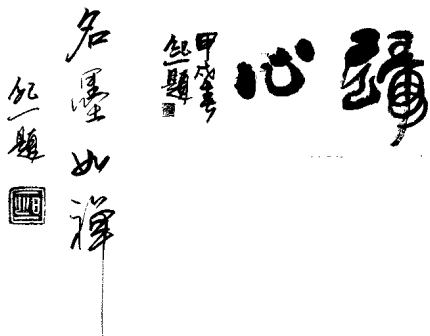


范范和

1994年的我，比1988年以前的我年轻吗？

我是范一

范范和，我怀疑“人不是猴子变来的”，所以，我1990年便提出“人类新起源说”。



我是说：

即将成立的“首都新闻界书法协会”的秘书长就是我。会长是人民日报社社长、著名书法家邵华泽，副会长是科技日报社总编辑、著名墨学专家冯人，书法家张斌。这里，我先展出一幅“心通”。

纪一题笔书“名墨如禅”。



释怀



对话



吕宋记一。亿万气功爱好者熟悉的这位“武师”陈，也是《中国气功》月刊主编刘静中定年，刊登在1992年的《中国气功》封面上。



陈在出书，陈在心头。1995年3月，纪一决定停止写作系列巨著《气功健康圣经》，用一年的时间去换修行的太极拳，培养一批健康战士，为亿的亿万读者服务。一年之后，什么书到一“继续倡导社会健康，为亿万人的健康者而奋斗。”

●世纪老人与纪一的对话



文学泰斗冰心先生

1994年3月8日，纪一看望94岁

高龄的著名作家冰心时，求她写一个“禅”字，冰心老人神秘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字？”

纪一答：“近10年来，我一直潜心研究佛教和佛家文化，特别是佛家养生术，对禅字有特殊的感情。禅者悟也，不言中即言，冥冥中得之。”

“对对对！”冰心连连点头后追问：“你为什么要研究神秘文化呢？这可是个庞大的巨系统呀！”

纪一答：“我只侧重研究其中关于文学和养生方面的内容。”

冰心老人慈祥地笑了笑说：“怪不得你38岁像28岁，真年轻！”

“可是我在30岁时，身体基本上垮了。”纪一告诉冰心老人：“我有很多种病，主要是风湿性心脏病。后来我一直研究修持佛法，还跟许多气功师学过气功，至今仍坚持练功，不仅恢复了健康，还开发了悟性。我倡导生命文学，让文学既能陶冶读者的灵魂又能陶冶读者的健康，以唤起人们的养生意识。”

“很好呀，你有经验了。”冰心笑道。

“我的职业是记者，文学、影视方面的作品也不少，但我更爱的，还是生命文学，这类作品可以直接为读者的健康服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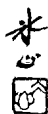
冰心说：“这个提法很好！现在生活好了，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健康了，这是件大好事，其实生活不好的时候，也应该关心健康。不然，生活好了，健康没了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社会越富有，人们越渴望健康长寿，你的作品的读者就越多。”



禪



纪一先生稿



成跟世玛新人交河再生之道，足好，没有想别的。

1994年10月，纪一与程鹤北京医院为冰心老人调理身体。

标为纪一写的“禅”字，引来了两个第一，一是她只为人写过一个禅字；二是这个“禅”字是她写的最大的字。

●同道是朋友

军人、报人、书法家邵华
泽与杨异作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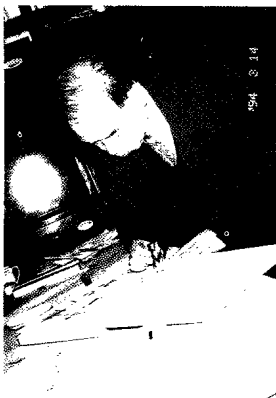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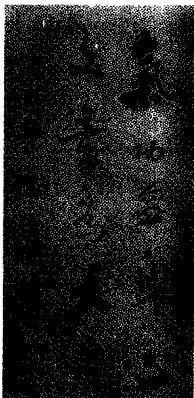


1994年，纪一和青年作家柴火合作，推出了另一个采访系列《中国新闻巨人的情外世界》，著名书法家、中央委员、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将军，是他们首先采访的一位新闻界朋友。

他们谈新闻甘苦、谈书法艺术、谈军旅生涯，最后，谈得更多的话题还是养生。学识渊博的邵华泽先生对纪一说：“东方养生文化的精华，讲的是修行，其境界是返朴归真，所以，我送你的横幅就写这四个字。其实，不仅练气功讲归真，练书法也讲归真，讲是我非我，最后忘我超我，不忘我超我，就不能算入道。”

邵先生谦虚地对纪一说：“我身在仕途，每天总是忙，你赠我那么多气功生命文学著作，我没时间认真拜读。拿回家后，张医生（老邵的老伴）却读得有滋有味。你的书能发行几十万册，说明你有读者，说明你倡导的生命文学有市场，适应了人们养生健康的需要，这是你的优势。但你更大的优势是懂养生懂气功。写生命文学的作家，应当是养生专家，否则，不仅写不到点子上，甚至会误人。”

一次，老邵因工作劳累身体不适，请纪一调理身体时，老邵说：“气功流传了五千年，说明它有生命力，它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，应该发扬光大，让它继续服务人民。我相信气功，但我没时间练气功，我的养生大法就是书法。不是有书法与气功同源之说吗，气走笔端，行云流水。”



王华正在第一份手稿上题词：“服人甘苦自知之。”

张华还曾题词“书功盖身先，文章为人众”相赠礼一。

●同道是朋友

返朴归真摆起来

王为松配音，声为纪一，不为裴文。



纪一和裴文在《中国新闻巨头的帐外世界》系列作品里，用这样的标题骂我国当代著名记者、《工人日报》副社长兼总编辑裴魁泰《返朴归真摆起来》，讥讽了老裴的坦率与真诚。

老裴回忆他为纪一和裴文说：“当年(1994年)5月的一天，报社一位记者问我，纪一就在我报社，是否可以雇一下？我曾有过报社兴惠关于纪一的介绍，听说新闻界的裴友谈过这位才，就对这位记者说：“见一面吧，”谁知，一见如故。”

“纪一到我办公室后，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比照片年轻得多。几句寒暄之后，我说听说纪先生对气功和《易经》很有研究，能不能给我看看。纪一也不含糊，他停了一小会儿，说出一句话，我算了半天，算得，他果然不悟。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是“四十岁有数次劫求生存，二十岁后半平安安走住迹”。后来，他把这句话作为小标题，写进关于我的报告文字中。”

“我把他的著作带回故里，受到家人的普遍欢迎，我们从此成了好朋友。他为我诊断并追溯病因，都很对，为我治病的效果也特显好。更重要的是他关于健康的观念，既能服人。一个人没有健康，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呢！干事业不忘养生，才能更好地干事业。”

“纪一不仅给我和老伴治了病，还教我们学会了气功和气功刮痧，即简单又好学，还有效，学了还能为人和服友服务。我们很有兴趣，所以，我对纪一说，等我和老伴痊愈了，就跟你一起搞生命文学，利己又利人。”